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段兴玉智勇除敌酋

孙谦

段兴玉，又名段祥玉，1912年出生，交城县东坡底乡横岭村人，1938年参加抗日武装活动，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游击队组长、民兵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县武委会主任等职。在抗日战争中他带领民兵反“扫荡”、捉汉奸、袭据点、配合部队对敌作战，战功卓著。1944年底，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群英会上，他荣获“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”称号，位列英雄谱第一名，上级誉其为“卓越的民兵指挥员”。

1943年9月16日，段兴玉带领一个精干的民兵小分队接受紧急任务，去野则河据点除掉日军小队长木村。

野则河敌炮楼，位于交城中西川和汾阳三道川的交叉口，依山傍水，地势险要，川面不过百米，是我后山根据地的交通要道，炮楼上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，小队长就是木村。这家伙十分残暴，经常带着日军四处烧杀抢掠、为非作歹。这一带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洋狗”。木村行动诡秘，轻易不下炮楼，炮楼上戒备森严。

段兴玉带着民兵，借着月色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急速前进。快到半夜时分，摸到了野则河据点附近。他们选择好地形，埋伏在桥西一片玉米地里。

这座桥是日军的必经之路，但埋伏了四个来小时，也不见敌人有动静。段兴玉想，按分区首长掌握的情况，今晚日军要出来活动的，难道这个狡猾的家伙，又改变了行动计划？

他悄悄地安排了大家一番，便和一个叫春喜的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村里伪村公所门前。伪村公所人员满以为在“皇军”的鼻尖底下可以高枕无忧，放心地关着大门，睡了大觉。段兴玉把春喜留在门口放哨，独自一人翻墙跳进院里，轻手轻脚摸到窗口一看，微弱的灯光下有三个家伙睡得像死猪一样，一动不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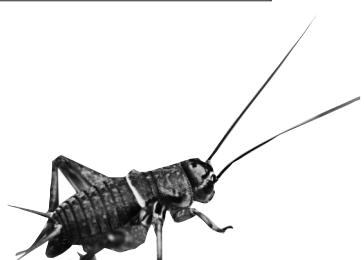
根据面貌特征，段兴玉断定一个瘦高个子就是伪村长。段兴玉“咣”地一声踢开屋门，枪口对准他的胸膛，逼他写封信，把木村引下炮楼。确定信送到后返身出来，把门锁上，和春喜一同回到埋伏地点。

拂晓时分，从炮楼上下来一长溜人，前面是日军的两个尖兵，紧接着是一个高个子军官，牵着狼狗，挎着洋刀，耀武扬威地走在队伍前面。

段兴玉根据首长交待的面貌特征，一眼认出这就是小队长木村。他的枪口犹如在山里打跑着的狼一样，随着木村移动，紧紧围绕不放松。民兵们的枪口也随着敌人身影移动着。等敌人走上桥头，段兴玉突然开火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木村一头栽到水里，结束了性命。民兵们也一起开火，又打倒了两个日本兵。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惊慌失措，乱作一团，慌忙往回跑。段兴玉看到任务已胜利完成，指挥民兵打了一排子枪，扔了一阵手榴弹，便迅速撤出战斗，向后山转移了。

段兴玉带领民兵，利用青纱帐作掩护，经常下川活动。他有时大白天化装进城，侦察敌情，晚上带领民兵袭击敌人。一天夜里，他带着民兵下山，路过洪相，看到炮楼上日军一哨兵游来游去巡视。段兴玉端起枪来，瞄准、射击，敌哨兵应声倒地，当日军用机枪、小钢炮还击时，民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段兴玉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。1974年因病逝世，生前为葫芦川林场场长。



金风萧瑟，天气转凉，夜夜清亮的蟋蟀鸣声宛如时钟一般，提醒着秋天的时令，且随着秋气的渐深，一夜比一夜繁密。

陆游诗云，“蟋蟀声中夜渐长”“万物各有时，蟋蟀以秋鸣”，诚哉斯言！

这小小的蟋蟀，是秋的当令官。其在晋南洪洞（赵城）一带的名称则为“黑狗儿（he gou er）”。姥姥说：“听，黑狗儿在说哩：‘裁剪剪，补补扎扎。别让娃娃，赤腿爬……’”

这会唱诗的“黑狗儿”，正好可做一个谜面。

谜底是一个安静的字：默。

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默，犬暂逐人也。从犬黑声，读若墨。”即狗猛然间追逐人。可见，许慎将“默”字归为形声字（“黑”字本为入声字）。而陈政先生在《字源趣谈》中将“默”字释为会意字，且“黑”也表声，认为犬在天黑便会安



黄河诗韵

李广洁

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！”后来在河东写黄河秋景者颇多。

蒲州（今山西永济市境内）居河山之胜，登上鹳雀楼，前瞻中条，下瞰大河，西望华山，因而吸引了众多诗人观赏题咏。因为歌咏鹳雀楼的作品很多，当时还专门出了一本《河中鹳雀楼集》。在唐代歌咏鹳雀楼的诗作中，以王之涣、王昌龄、李益、司马扎的诗最为有名。

王昌龄的《登鹳雀楼》：“迥临飞鸟上，高出世尘间。天势围平野，河流入断山。”极写蒲州河山之胜、鹳雀楼之高大。李益的《登鹳雀楼》：“鹳雀楼西百尺檣，汀洲云树共茫茫。汉家箫鼓空流水，魏国山河半夕阳。事去千年犹恨速，愁来一日即为长。风烟并起思乡望，远目非春亦自伤。”则是一首怀古之作，兼有思乡之意。司马扎的《登河中鹳雀楼》：“楼中见千里，楼影入通津。烟树遥分陕，山河曲向秦。兴亡留白日，今古共红尘。鹳雀飞何处？城隅草自春。”是写景兼抒怀的诗作。前四句写登高望远所见的千里山河，后四句发今古兴亡之叹。而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名气最大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写出了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不凡的胸襟抱负，寥寥数字，山河如画，大海在望，气势千里，具有典型的盛唐气象。

唐代之后，黄河之滨的鹳雀楼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。宋代诗人陆游《杂感》：“一樽易致葡萄酒，万里难逢鹳雀楼。何日群胡异种尽，关河形胜得重游。”陆游在诗中，把黄河、鹳雀楼作为中原河山的代表。

唐代，在蒲州西边黄河的河心洲上，建有河亭，歌咏河亭的诗作也不少。薛能《题河中亭子》：“河擘双流岛在中，岛亭上正南空。蒲根旧浸临关道，沙色遥飞傍苑风。晴见树卑知岳大，晚闻车乱觉桥通。无穷胜事应须宿，霜白蒹葭月在东。”作者在诗中详细描绘了河亭的位置，以及白天和晚上在河亭所见的近景和远景，既有车水马龙的热闹，又有月映蒹葭的静谧。李商隐《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》：“万里谁能让十洲，新亭云构压中

流。河蛟纵玩难为室，海蜃遥惊耻化楼。左右名山穷远目，东西大道锁轻舟。独留巧思传千古，长与蒲津作胜游。”称赞河亭创意新颖，独具巧思。“独留巧思传千古”一句，千古传诵。温庭筠《河中陪孙游亭》：“依栏愁立独徘徊，欲赋惭非宋玉才。满座山光摇剑戟，绕城波色动楼台。鸟飞天外斜阳尽，人过桥心倒影来。添得五湖多少恨，柳花飘荡似寒梅。”山峰似剑，楼台绕城，河壮城威。这些都是歌咏河亭、黄河舟桥的佳作。

蒲州的河山形胜，也是诗人关注最多的。韩愈的《条山》：“条山苍，河水黄。浪波沄沄去，松柏在高冈。”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，但山水相映，动静有致，条山之苍、河水之黄，山之静、水之动，宛如一幅雄阔的山水画作。唐代李山甫《蒲关西道中作》：“国东王气凝蒲关，楼台帖出晴空间。紫烟横拂大舜庙，黄河直下中条山。”描写了蒲津关附近的山河形胜与名胜古迹。明代杨博《河中形胜》：“秦晋相望鸡犬闻，黄河一派就中分。西连仙掌明初日，北接龙门起暮云。”清代王士祯《中条山下作》：“中条初日上，岚影变朝昏。芳树重重坞，流泉曲曲村。河流趋砥柱，山势锁关门。”都是描写河东山河之胜的佳作。

古代有不少县城都临河而建，王维的《登河北城楼作》，就是一首描写黄河古城河北城（河北即今平陆县）的诗作。“并邑傅岩上，客亭云雾间。高城眺落日，极浦映苍山。岸火孤舟宿，渔家夕鸟还。寂寥天地暮，心与广川闲。”这首诗是典型的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诗人把云雾作为全诗的背景，使整个画面呈现出如梦如幻的感觉。高高的城楼、宽阔的黄河、苍翠的青山、西下的落日、岸边孤舟上的渔火、水鸟相伴的归舟，真是一幅无比动人的山城黄河夕照图。

歌咏黄河龙门的名诗也不少。李白诗句：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。”描绘了黄河在龙门激荡的磅礴气势。明代薛瑄的《禹门》：“连山忽断禹门开，中有黄河滚滚来。更欲登临穷胜景，却愁咫尺会风雷。”写出了黄河在禹门口的奔腾之状，首句的一个开字，当年大禹治水、黄河出龙门的情形跃然而出。清代魏源《龙门》：“不放黄河走，层层锁石门。架空腾雪浪，夺险战乾坤。南北中条划，地天人力尊。如何开辟久，元气尚浑浑。”把黄河冲破重重险阻，在龙门的排山倒海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老凹沟

高海平



老凹沟所在地姑射山

庄子在其名著《庄子·逍遙游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”

姑射山位于吕梁山脉东边，由北而南，这里指的是姑射山南端，与乡宁、新绛、稷山和襄汾接壤的地方。

新绛县老凹沟这个古村落正处于姑射山的腹地。

相传，李世民曾在这里屯兵。这里之所以成为李家兵马日习武、月月操练的场所，盖因其地理地貌形成天然之屏障。后来李世民坐了大唐龙庭，老凹沟被称为风水宝地。

老凹沟原名西照村，此地接山水之灵秀，采日月之精华，地阜物丰，民资余裕，因此常遭遇盗贼的侵扰。

一日，众贼入村进村中，向一老者征询是否传说中的西照村，老者经历世面无数，察言观色，识得这股人马品行不端、来者不善。踟蹰间，刚好树上有老鹳鸣叫，便灵机一动，从容对曰：此处不是西照村，是老凹沟。

盗贼转身离去。由此避免了一场灾祸。从此，西照村就更名为老凹沟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也曾把铁蹄踏进了姑射山。

距离老凹沟不远处，有中国军队驻守山中，日军在山外久攻山中堡垒不下，无计可施。此时恰遇内奸，通报军内情，日军杀出一条血路开进了姑射山。

守军万般无奈之下，成立敢死队，身绑手榴弹，跳下悬崖，与日军同归于尽。

此战役就是华灵庙战役，其惨烈和悲壮丝毫不亚于狼牙山五壮士。

沿着山门在绿树环绕的山道上逶迤前行，两边山崖兀立，滚滚绿色扑面而来。杂树、灌木、花椒树、核桃树，还有庄户人家种植的作物，层层堆叠，路旁鲜红的萱花像火炬一般尽情地点燃。

茂密的树盖提供了洁净的空气和异常活跃的负氧离子，瞬间把游人带到了庄子所说的“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”之神仙境界。

老凹沟，这个姑射山系中的古村落，历经千年风云，百代世事，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洗尽铅华后的淡定和从容，成为附近一带人们出游的绝佳选择地。

晋地名

钱钱饭

郝妙海



我的家，在今晋阳湖的北畔。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玉米和菱子（高粱）都是家乡最主要的两种农作物。

在大人们看来，两种作物是一日三餐的主要来源，它们互相调剂，可使饭碗中多一点变化，无所谓谁轻谁重，故而一视同仁，都要种一些。而在孩子们眼中，则明显对玉米要更偏爱一些。早秋，当玉米秆毛泛出红色时，香甜的嫩玉米便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零食。而钻进玉米地里尝“甜甜”（玉米秆去皮后咀嚼出的汁），尝到一棵“公甜甜”（未授粉的玉米秆）时的欣喜劲，和嚼“甜甜”时的惬意劲，至今回味起来都甜丝丝的。

一片一片的玉米地里，玉米秆头的顶花应已完成了授粉任务，并正在慢慢枯萎，半腰的玉米穗，穗缨也应由绿变白，由白变红，由红变褐，显示着穗衣中的玉米粒，正在成熟。当秋意稍深，玉米毛由红变褐时，一年一度吃饭钱（在我的家乡读jiān jiān，下同）饭的时节便到了。

做饭钱饭，要挑那些表皮由绿刚刚转白，毛毛由红刚刚变褐的玉米棒。这时的玉米粒，已不再是嫩嫩的一泡浆，而是指甲稍用力才能掐得动，并可整粒从棒子上剥下来。做饭钱饭的玉米粒，须现剥。剥下半瓣后，端到门口的碾子上，摊开来，推上十几圈，玉米粒便被压成一个个黄色的圆片片。这个过程，乡亲们叫作“绽钱钱”。也许是这种黄色的圆片片，极像在中国长期流通、老百姓十分熟悉的现成钱（黄铜钱），因此，乡亲们才将它叫作“钱钱饭”，而将用它做的饭叫作“钱钱饭”吧。

钱钱饭的制作过程和拨烂子做法一模一样。如果是用豆角、茄子，则切成丁，如果是用茄子白、西葫芦，则切成丝……将上述一种或几种蔬菜放到铫儿里，加少许盐、适量水，然后在上面蒙上压好的钱钱，加盖，加热，腾制约十分钟，直到热气从锅盖缝隙丝丝四溢，满厨房弥漫着新鲜的玉米味时，钱钱饭就做成了。做好的钱钱饭与菜拌匀后，不干不稀；盛到碗里，喷香扑鼻；拨到嘴里，绵软劲道。如果再熬一锅南瓜稀粥，切一碟红辣椒，就把半个丰硕的秋天都盛到碗里了。

吃饭钱饭，季节性很强，一年中只有有限的一段时间才可享用，故十分让人期盼。时至今日，钱钱饭已难得一见，或许还有人做吧，若能得一尝，必定觉得满颊溢香、满怀思乡。

晋之味

“黑狗儿”与“默”

郭媛媛

静下来，即“沉默”。

两相比较，我更倾向于陈政先生的看法。因为狗作为人类忠诚的朋友，历史非常古老，其生活习性也随了人类的作息规律：白天守门，晚上便安安静静，不打扰主人休息。若无特殊情况，断不会无故而吠。

而洪洞方言中的“黑狗儿”，可能是因为蟋蟀白天沉默，晚上则鸣声大作，与善解人意的狗正好相反的缘故，洪洞人给蟋蟀起名为“黑狗儿”，意为“天黑后的狗”。辛苦劳作的人们，好不容易“日落而息”，却偏偏被这“裁剪剪，补补扎扎”的声音反复叮咛，以至不能安眠，“黑狗儿”的称呼中，有几分无奈，同时又有几分亲切。

而且，从颜色角度而言，蟋蟀多为黄褐色至黑褐色，属于“黑”的范畴。于是，“黑狗儿”这个名字便有了一语双关的内涵。

《说文解字》序言中写道：“黄帝史官仓颉，见鸟兽蹄迹之迹，知理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

仓颉造字只是传说，但汉字确实是古人通过观察周边事物而创造。古人通过对犬天黑后变得安静来造“默”字，便是对犬之习性的观察。

而洪洞人口中的“黑狗儿”又何尝不是对蟋蟀习性及形态的总结？

无论是《说文解字》等伟大经典，还是洪洞方言，以及其他一切方言，皆属中华传统文明之范畴。

传统文化，自古就有雅俗两个层次，即士大夫阶层与民间阶层，两者并行不悖，相得益彰，各有其深厚积淀与无穷的魅力！

晋方言